

5/1起18A公車三班繞后水頭

記者董森堡／綜合報導
家住山外、后水頭等地的民衆請注意，金門車船處表示，該處為能有效解決民生交通問題，預計從五月一日起18A路線部分班次繞行后水頭，需要搭乘的民衆請注意相關班次、善用大眾交通工具。

金城鎮代定期會議程排定

記者許峻魁／金城報導
金城鎮民代表會將訂於下個（五）月一日起，召開「第十一屆第五次定期大會」，此次會期將自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二日止，會期將為期十二天。會中三天的活動，後續行程的安排分別為早上八時零五分山外往沙美及十時十分、十二時十分沙美往山外等三班次，請有需求的民衆多多利用搭乘使

體力負荷。
該處獲報後體恤民意，為能有效解決后水頭一帶民衆的交通問題，預計從五月一日起18A路線部分班次繞行后水頭，其加繞的班次分別為早上八時零五分山外往沙美及十時十分、十二時十分沙美往山外等三班次，請有需求的民衆多多利用搭乘使

平安祈福季
兩岸保生大帝神轎遶境巡安金城鎮

左、金門平安祈福季，令旗傳遞儀式；右、金門平安祈福季，昨日起展開金城地區遶境巡安活動。

(許峻魁攝)

記者許峻魁／金城報導
來自大陸廈漳泉三十餘間保生大帝宮廟和約一千三百位信眾自二十一日齊聚金門，展開為期五天「二〇一七金門平安祈福季」活動，昨（二十二）日繞境隊伍抵達金城鎮，祈福令旗傳遞儀式一早便在舊金城西門舉行，現場擠滿了保生大帝的信眾，儀式在經過上香祈福之後，便由烈嶼鄉長洪成發的手中，將「祈福令旗」交接給金城鎮長石兆堯，隨即展開第二天的金城鎮遶境行程。

首次舉行的「金門平安祈福季」活動，即將在舊金城西門舉行，現場擠滿了保生大帝的信眾，儀式在經過上香祈福之後，便由烈嶼鄉長洪成發的手中，將「祈福令旗」交接給金城鎮長石兆堯，隨即展開第二天的金城鎮遶境行程。

是結合地方廟宇資源特色，並以漳州角美白礁慈濟祖廟為首，邀請兩岸三地各保生大帝宮廟至金門各鄉鎮巡安遶境，並在祖廟神尊駐駕宮廟（烈嶼鄉保生大帝廟、金城鎮北嶺廟、金寧鄉中堡寶林保護廟）的地點舉辦藝文晚會、美創市集、獻敬大典暨擲筊活動。同時也由兩岸三地廟宇陣頭，巡迴地區各鄉鎮，由各陣頭領隊，民衆隨同形成人龍，聚集人氣，以祈求金門全境平安、風調雨順，並且藉由饋富娛樂性、豐富性之活動，與民衆觀光客互動，形塑傳承此一特有的宗教文化形象。

昨日一早六時左右，金城鎮各宮廟人員便前往水頭碼頭迎接神尊，並於上午約九時許，金城鎮長石兆堯與珠山大道宮、北嶺廟等金城各宮廟人員一起在舊金城西門金門高梁文化館門口舉行「祈福令旗傳遞儀式」，現場同時也擠滿了金門以及來自大陸的虔誠信眾，所有人都在令旗交接儀式的會場等待保生大帝轎隊伍的來到；而上午九時一到，在司儀宣布儀式開始後，由主祭官城鎮長石兆堯以及烈嶼鄉長洪香祈福，由鎮長石兆堯接下令旗之後，便由石兆堯以及金門縣政府民政處處長陳永明兩人護送白礁慈濟祖廟保生大帝神輦，展開第一天的行程。

在整個令旗傳遞的儀式結束之後，繞境隊伍隨即展開步行巡安（將會繞舊金城西門→珠山大道宮）；中午十二時則是在珠山的大道宮舉行平安午宴（地方風味餐）；下午一时三十分起開始繼續步行巡安（金大環島西路校門，由金城鎮長石兆堯傳遞給金寧鄉長陳成勇）；下午九時起，步行巡安（往頂埔下保安殿→下埔→下代天府→湖下雙忠廟→南山保靈殿→中平里→平安午宴用地方風味餐（南山保靈殿）；下午一時三十分起，步行巡安（從南山保靈殿出發→林珠山大道宮）；中午十二時則是在珠山的大道宮舉行平安午宴（地方風味餐）；下午二時三十分起開始繼續步行巡安（金大環島西路校門，由金城鎮長石兆堯傳遞給金寧鄉長陳成勇）；下午九時起，步行巡安（往頂埔下保安殿→下埔→下代天府→湖下雙忠廟→南山保靈殿→中平里→平安午宴用地方風味餐（南山保靈殿）；下午一時三十分起，步行巡安（從南山保靈殿出發→林珠山大道宮）；中午十二時，平安午宴用地方風味餐（南山保靈殿）；下午二時三十分起，迎請神尊赴金湖鎮（沙美萬安宮）；下午五時三十分起，金寧鄉聯合獻食大典（中堡寶靈殿）；晚間六時起，晚會暨平安晚宴（中堡寶靈殿）。

沙美萬安堂）；晚間六時起，晚會暨平安晚宴用地方風味餐（沙美萬安堂複合式運動場）。

沙美萬安堂）；晚

民曆紀事

| |
|------------|
| 北東方歲 |
| 喜神：西正南 |
| 財神：日煞：狗24 |
| 宜：祭祀開市出行解除 |
| 不宣：開光安葬 |

確保健康 金城明起啟動消毒作業



記者許峻魁／金城報導
白礁保生大帝訪金門，歡迎信徒
到來，也歡迎地區鄉親前往逗熱鬧！

白礁為首的三十五宮廟保生大帝

在中下蘭授旗接駕，依序步行

至何厝保安殿、斗門靖海堂、中

縣政府舉辦「2017年金門平安福

季—保生大帝保生大帝宮慶祝改定於國曆廿四日，廿五

日二天作慶賀，熱烈歡迎大陸三

連行巡安昌邑拱峰宮、西園樓隱

廟；預訂廿六五點回到沙美車站

，踩街步行至萬安堂、五點半至

鎮山前村世泉宮、深滬寶泉庵、鼓

萬壽宮、西亭古廟。

熱病媒蚊。

金城鎮公所清潔隊將展開村里消

毒，消滅登革

熱病毒的病媒蚊，分別為「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上述的這二種斑

蚊，主要喜歡孳生在人工容器內

，且較潔淨的積水容器為主。

例如花瓶、水盤、廢瓶罐、水缸、

水桶、廢輪胎或是樹洞、竹筒以及植

物葉腋積水處。這些病媒蚊的雌蚊白

熱病媒蚊好發的季節了，金城鎮公所

除了已經啓動相關防病措施之外，並

且將會加強辦理「社區環境消毒及清

除子手行動總動員活動」，強調以「

環境整頓為主，藥劑消毒為輔」的行

動模式，鎮公所也請鎮民共同配合，確

保健康一夏。

熱病媒蚊。

為了能夠徹底消除

任何可能的傳染病害

的管道，鎮公所環保

課目前已經開始進行

逐村、逐社區辦理環

境整頓，但清除病媒

蚊之孳生源，才是防

治登革熱最重要的防

治方法。環保課呼籲

，但這些工作不能單

靠清潔隊，必須社區

及民衆共同參與，才

能事半功倍，將居家

附近廢棄的罐子、瓶

子、輪胎等，集中後

交由清潔隊清除，將

自己家內的不必要的

之積水容器倒置或加

設蓋子，需保有的盛

水容器，如水缸、花

水盤等，每週洗刷

並換水一次，不用的

石臼可先放置沙包，

避免積水，至於地下

室若有積水應抽乾，

並施用殺蟲劑、清潔

劑、油等，以確保病

媒蚊不會孳生。

此外，衛生福利部

登革熱是一種「社區

病」、「環境病」，

且病媒蚊對於叮咬對

象並無選擇性，一旦

病媒管制也提醒，

登革熱是「社區

病」、「環境病」，

且病媒蚊對於叮咬對

象並無選擇性，一旦

病媒管制也提醒，



慕尼黑訪達豪集中營

◎洪明傑

等種族族群。這是納粹設立的第一個集中營，是集中營的一個範本，往後各地集中營的建立便是以這為參考。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現在已成了歷史的紀念場所，除了展覽、教育並保存檔案資料，提供世人參觀，記起歷史教訓。

集中營原有32個囚禁犯的營區，大部分的營區已拆除掉了，僅留下少部分的建築物供遊客憑弔及作為展覽場所。進入集中營前是一座水泥橋橫跨於壕溝上，緊接著穿過兩層樓建築的穿堂，便是空曠的操場了，樓頂上設有一觀察哨。穿堂鑄鐵門上有一行極具諷刺的德文，寫著「勞動換來自由」，當然，對關進這裡的囚犯來說，終日辛苦勞動，自由是遙不可及的。

操場邊有一棟長條形作為展覽的建築物，建築物前矗立一座雕塑。這漆黑的雕塑令人震懾感傷。雕塑似是一團帶有鐵蒺藜的鐵絲網，上頭像是有不少的手、腳及人體的形狀與這些鐵絲網糾纏在一塊，使人不忍卒睹。當年的囚犯，吃不飽，穿不暖，不管氣溫高低，長年穿在身上就僅有那套單薄襤褛的條紋囚衣。且要忍受做苦工遭體罰，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煎熬下，無法忍受的囚犯只好撲向高壓電的鐵絲網，了結生命。

室內主要展示圖片、資料等文獻，少部分囚犯使用的用具，例如：刮鬍刀、理髮剪、鋁製的碗盤、漱口杯等。另一處房舍展示著昔日的寢室及床鋪，依我看，這些床鋪應該是照原有的規格新作的。原來的空間

設計供200人使用，後來犯人越來越多，不敷使用，每一間空只好硬塞入一千多人，只得兩、三人擠一張床。你或許會質疑，那怎麼可能？若想到這些犯人沒得吃沒得喝，個個骨瘦如柴，只有三、四十公斤的體重，那就有可能了。

還有一處房舍更令人怵目驚心，有毒氣室及焚化室，一批批將被處死的人犯被帶進這些房間，轉瞬間便結束了生命。更甚者，為了某些目的還將犯人當做活體來實驗。

無疑的，納粹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達豪集中營從1933年建立啟用到1945年美軍佔領，前後十二年，先後囚禁的犯人將近十九萬人，其中三萬餘人死於牢房內。

2015年達豪集中營紀念解放七十週年，梅克爾在紀念會上讚揚達豪集中營紀念館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功能，並強調「為了納粹受害者，為了我們，也為了下一代，我們絕不能忘記過去，我們會永遠記得。」

達豪是慕尼黑近郊的一個小鎮，從慕尼黑過去要先搭地鐵再轉公車，大概半小時左右可抵達。這處小鎮在納粹掌權後，利用舊有工廠改建成牢房。囚犯除了政治犯，還有各地的戰俘，反對希特勒恐怖統治者；同時，在希特勒高唱的種族優越論，也關進所謂的次

琵琶的線弦，父親的大手，輕撥聲響，我正襟危坐，我屏氣凝神，聆聽。因為，他一生的姿態，在這一刻，以絕美的畫面，供我學習。

2017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潮江書院的文學金門豆梨祭，烙印了一個難忘的歷史片段。

每天早餐後，一群白髮蒼蒼加起來數百歲的老人，手持不同的樂器：二胡、琵琶、洞簫……嘍嘍哩哩的練習聲，陣陣響起，這是逐漸式微中的傳統南管樂。這個畫面，每早在小金門的八達樓子旁，一棟斑駁的平房內，固定的演出。年輕人玩樂團不稀奇，這群老人家的樂團真不簡單，十來年練習如一日，名叫「群聲南樂」。

每次返鄉離開時，總有一些固定的影像目送我搭船。父親握著方向盤，如小時掌舵家中航行方向，沉穩祥和；我坐駕駛座旁，溫馨美好，像是歲月不曾流逝過。不知何時起，後座安躺一把木質的琵琶，解人語似的靜靜的陪著我們。這支琵琶，木製加上幾根簡單的線弦橫中，卻能輕輕的敲起父親對民俗音樂的一片春天。我彷彿能勾勒出接下來的畫面：等我登船後，他將駛離海岸邊回頭往南走，然後與琵琶一起遁入那破舊的屋內，開始了一晨的南樂練習。

這把琵琶，彷彿是他的另一個孩子，陪伴他多少子女遠離的日子，開啓了他對南樂的熱情，也陪著他從草創群聲南樂到如今，已十來個年頭，一起寫進了歷史的篇章。

三月份，文學金門豆梨祭的藝文活動，邀了幾個表演團體，群聲南樂也來了。臨他們表演時，那時活動幾近尾聲，人群散了些，我挪移最前端的中間位，如進國家音樂廳的貴賓席，大氣不敢喘，屏息凝聽。沒人知道那一刻我内心是如何澄靜與虔誠，因為我知道我聆聽的不光是流淌空氣中的音符，尚有許多飽滿的生命軌跡，藉著白髮皤皤長者們的詮釋，透過樂器吟唱的密碼，輾轉傳進我耳膜，深入私密的心房。

因為，不久前在烈嶼的老家，一桌二姐與老媽聯手的道地烈嶼菜餚，像我平常返家時一樣的豐盛。不同的是，多了美食作家朱振藩與我國中好友們的陪伴，鄉土的盤中飧飧如芋戀肉、木耳菜、小炒肉……，加上5度原釀的催化，酒酣耳熱，賓主盡歡時刻，我充當新聞記者，一題題的提問父親，關於南樂團的前世與今生。

事後，一位友好悄悄的告訴我，席間聽父親眉飛色舞的講起南樂事，除了感動還心生羨慕，他可以感受到老人家對群聲的付出與寄託，但願他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夠有如父親的福分，覺得如此對音樂藝術的精神安頓。

南樂，因這頓家常餐飯，隨著父親的口述，帶領著我們走進了他的筆路藍縷歷史。此時此刻，我全神貫注的聽著，完全是要印證老家時父親口述時熱情澎湃的一幕。當他用極文雅的閩南音發出簡短的這一

◎洪玉芬



【畫話小語】

書 信

◎小丸子

起飛是一種喜悅，帶著滿滿的理想，朝著想要的方向，享受陽光、湖光山色的美景，翱翔在天空，自在追尋夢想。

在不斷的上升與下降間的平衡點，拉線的人兒知適時的放與收，放時滿心祝福，何必執著天空一定萬里晴空？心中少一分擔心就多了一分的祝福……。

倚窗凝望，聽著小鳥唱著清脆的歌，更聽見了風兒捎來平安喜樂的音符。

別 過

◎silent默

吻過我的唇
牽過她的手
從你的笑容有太多猜不透
我不是玩家我不懂
太多太多介於模糊之中
我在想是否
應該就這樣就此別過
你走你的我過我的
彼此都別再折磨

女 孩

◎蘇穩中

有個女孩，只要想起傍晚的燈落細雨就想起她，我曾經為她寫詩，是詩的靈感來源、她曾給我忘憂的相處是我想要的度蜜月最初原型。

她來自南韓，在台灣念書，急離驛離不開文騷的系，中文名字有個仙字。某年間，我們相遇在中國，渡過一段至今想著仍會惆悵、寫著仍柔情綿延、望著仍愉悦躍然於紙上。

因為她，我走過天上人間一遭，遇見了天上人，她所在的世界，使我幾乎醉得失了心。

那些日子，和我一起暢飲的詩仙，喝得快活，酒醉得讓他昏昏欲睡，在宮廷歌女悲喜參雜的歌聲琴韻間，微微吃力的挺著身軀，看似不靈活的隨著胭脂微笑酣酣，倆人依著歌韻，在飄了雪的酒氣中，愉悅著短暫寂寞。

我走出深不見黑暗廂房，也醉了的我倚靠著冷冽的欄杆，無止盡地懷念著她。那位在天上人間遇見的天上人，似乎是應了我內心的眷念依依，倏忽地從遠方甚潔的雲端間踏著繽紛的輕舞飛揚，而我漸離了絲絲落寞，卻在她飛過了月色之後，又穿入了我寂寥的心房。

初春還在泥土裡帶著荳莢，夜的北風在燈籠中放大了紛飛雪，天上人在頓時浸擾著我的思念無序，雨點透過失了心的追憶陡降，她在那時似乎也看見了我的歸宿滿志，踩著星辰來到了人間。

那與天人的極短相處時分，仿若醉夢時分，不消說是與仙共舞，在氤氳迷蒙的仙境，也不羞得卸裝著她，依偎在無畏的春心裡頭。

她在我心中，彷彿我馳騁在蒙古大草原，一眼蒼天遼闊，那一顆最明亮的恆星，窮亮了心田墨色綠洲。

她在我心中，彷彿我在宙斯神殿祭酒，愉悦詩歌傾倒衆神，女神維納斯飛舞雙翅翩臨祭壇，麗質原色迷離帝國重樓。

她的心像宇宙，晴空時，浩瀚無垠，最閃耀的那一顆星彷彿是她的極笑。但即使用最好的望遠鏡仍無法觸碰，來自遙遠幾億光年前她的溫柔。

一 小 說

連 載

島 鄉

往 事

或許在死無對證的情境下，軍方為了大事化小事，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想必會以酒後失足落海作為結案的依據。而為何會有那瓶高粱酒呢？可能是劉志林早有預備，藏在背包裡，趁機喝它個醉茫茫，然後才有勇氣跳海吧！即使只是同僚間的臆測，似乎也不無可能，但詳情卻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然而不管他的死因為何，想必連上的幹部也會因此案而受到上級的懲處，但畢竟是軍方的事，誰也無權加以置喙。

從此之後，伙夫班長劉志林的訊息已隨著海水漂向遠方，甚而日後也會在這座小小的島嶼消失。雖然他在人間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經過時光的沈澱及良心的發現，已展現出十足的悔意，亦試圖以金錢及物資對其家屬加以補償，但終究還是承受不了良心的譴責。因此，他生前行兇作惡的業障，必須由他自己承擔。或許，當其墮海身亡時，他的魂魄已由黑白無常與牛頭馬臉押解到陰曹地府，接受閻羅王的審問。一旦罪證確鑿，勢必打入十八層地獄，由獄卒給予訓誡及懲罰，讓他永不超生……。

第七章

劉志林原本與福生哥約定好，返台後要保持連繫，可是已經走了好幾個月，音訊始終杳然。他寄放在他這裡的兩塊金條，雖然暫時請回腰仔代為保管，但所有的責任依然得由他來擔負，一旦沒有音訊，哪要替他保管到幾時？福生哥未免有點擔心。假若遇到的是一個有企圖心的人，或是見錢眼開者，如此的情事也許正中他們的下懷。說不定他前腳剛走，他隨後就把它變賣掉，甚而寸草不留地把它花光光。所謂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班長總算找對人，福生哥絕對是一個忠厚老實又可靠的人。可是數月來則始終沒有班長的音訊，的確讓他耿耿於懷。（一三四）

